

韩晓健作品选登



韩晓健,淮安区平桥镇人,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淮安区作协会员。工作之余,笔耕为乐,喜欢码字,遇到心动的文字,会激动。有多篇作品在省、市征文中获奖。

听雨

中午,天气依然是那么闷热,感觉气压有点低。

午睡中的我被一阵雷声弄醒了。打开手机,在那个我获奖的散文作者群里,我看到丁一老师发的一幅书法作品,我欣赏着书法中的那种创意。

我对丁一老师仰视已久,崇拜已久,近来读了几篇他老人家写的文章,确实是大家风范,名不虚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生活、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态度就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准则和态度,更是丁老师一生的人生写照,字里行间是生活,一横一竖皆文章。

那次去无锡获奖,离目的地还有不到五十公里的地方,汽车出了点小问题,快九点了才匆匆赶到我们的目的地渚友江南花园酒店。最让我感动的是,丁一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不停地打电话给我们,问这问那,让我们内心感觉到丝丝暖流。

就这样,我们到了酒店,安顿好之后,没想到,到了食堂,发现丁老师他们几个人在等我们,此情此景,让我们几个人感激不尽。毕竟渚友江南距市区较远,我们又是第一次下榻此处,根本不熟悉环境,何况都到这个点了。在与丁老师的叙旧中再次与他近距离接触,从他亲切的语言中感受着他身上散发的那种文人气息。

这个季节的天气多变。雷声一响,雨水不请自到了。我还沉浸在渚友江南的美好回忆中,还在丁老师授课的氛围中享受着文化的气息,外面雨越下越大,我透过窗户凝望着外面的雨水,听着雨水拍打着窗户的声音。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念书的时候,读到这样

的句式,朗朗上口,振奋人心。窗外狂风裹挟着大雨砸向了窗户的玻璃,透过玻璃看着雨水顺流而下,那雨水就是一个个蠕动的文字,是一篇篇精彩的文章,更是一个个生命的张力,细想起来,如果没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政治担当,所读之书又能有何用?耳听雨水哗哗之声,屋内倒显得十分安静,不知是风声、雨声,还是读书声。

在渚友江南的那几天,课余我都会主动到周边的乡村走一走,看一看,探寻江南文化与我家乡文化的异同。

那天,我独自走在酒店旁边的一个茶园的小径上,那是一个丘陵地带,一眼望去,起伏的江南,斯文的江南,让我流连。丘陵中万木藏于其中,十里翠鸟鸣啼的幽静江南让我陶醉。春茶早已被勤劳的茶民采走,成为别人杯中之物,芬芳的茶叶让他人笑看沉浮,茶园修剪后的新叶还没有再生出来,我看到了茶农在茶垄上施肥锄草,让这些茶树积蓄力量,再发新叶。看到这满眼的茶园,我思绪万千,当新叶萌发,再次把茶园的美丽展现给人们时,我已经回到了故乡。我的故乡没有茶园,只有水稻和小麦,稻田的风景和麦田的浪漫也曾是我创作的素材。唯我我心中成蹊阡,江山何处不风光?我伫立在这个茶园的一角,思考着姜俐敏老师讲授的那一课。姜老师谈到读书时,反复强调,要多读书、读好书,更重要的还是要从书中走出来。不能从书中走出来的不叫读书,书痴并不少见,而真正能从书中走出来的人又有几个呢?

就像这窗外的雨,稀里哗啦地下着,每一滴雨水都拍打在窗户的玻璃上,有人看到的是雨水,有人看到的是雪莲。

桂花迟开又何妨

认真阅读江苏省文联主席章剑华最新作品《终于,桂花开了……》,颇有几分感想。桂花虽然开迟了,开了就好。无论花开得早还是迟,都是一种状态,就像人一样,无论你早几年成功,还是晚几岁成才,那是因为气候、气温等原因,也有可能与土、肥、水等因素有关,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要紧,只要花开了,就好。

今年桂花开放的时间,的确也太晚些了,让人有点急不可耐。我办公室前那棵经历了数十年风雨、枝叶特别茂盛的桂花树,曾经让我产生过无数次遐想的桂花树,也迟迟没有开放,我还没有从味觉、嗅觉、触觉中体会那一次又一次让我心动的时刻。我期待着她灿烂地开放,期待着推窗就有温馨的香味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地与我身心交融,那是成功的喜悦,也有十月怀胎孕育的艰辛,早开晚开,开了就好。

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如桂花的那种自然与处世之道,不拘泥于千篇一律,谋求一种旷达脱俗,随着气候、气温变化而适时绽放,或早或迟,来了就好,无论什么时候到来,都是最美好的缘分,来了就会给我们一种秋天最美的视觉冲击,最温馨的感觉震撼,最舒适的味觉体验。无论何时到来,都是最好的选择,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追求的一种精神和态度。

明明桂花还没有开放,于是,就有“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作为致辞或讲话的开头,显然是一种做作甚至是无中生有,这样的文风也可以让我们有更多更深刻的思考。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站在桂花树下,深深地吸一口气,那香气直入心肺。这香,不似玫瑰那般浓烈,也不若百合那样清幽,而是一种醇厚、甜美的香,仿佛蕴含着岁月的静好与生活的温馨,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精神为之提振,自然诗兴又来了,作小诗一首——

桂树移从月中来,岁岁年年花自开。
今年花香迟迟到,引得人间心意烦。
年轮时光随处满,天地之间存异端。
且问丹桂谁能久,但愿芬芳花更繁。
我们现在更迫切地追求那种自然的美,传统的思想也是天、地、人的自然合一,那才是我们追求最高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的追求也因为我们多年的浮躁而游离于我们传统的精神追求之外,当我们蓦然回首,驻足观望时,发现了满园桂花气息在不经意间来到我们的身边,醇厚而甜美,用时间酿造的美好,值得我们去珍惜,正如爱情,早迟不要紧,来了就好,那才是一种缘分。

火炬八街

8月份,我们决定在孙女们开学前带着双胞胎姐妹去一趟威海,看看那里的海,看看那里的天,算是在她们上一年级前送给她们的一份入学礼吧。短短的三天,虽然行程很紧凑,但是,我们一家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时光。

经过近9个小时的驾驶,我们于下午三点多钟到了预定的酒店,到了酒店后,孙女们兴高采烈,浑身都是劲,安置妥当后,在孩子们的强烈要求下直奔火炬八街而去。

一路上,陌生城市的新鲜感油然而生,激动而新奇,满眼都是风景。两边的高楼大厦遮挡不住时隐时现的渤海海岸,走过了那香海,路过了幸福门,我们在火炬八街附近导航了一家停车场。其实,火炬八街是一个临靠大海的街道,全长只有700多米,一条在时光坡度上缓缓展开的短街,如今成了无数人奔赴海天的镜头焦点。它从一条普通的城市支路,演变为充满生命力的“网红”地标,其故事本身就充满了诗意,而我们一家不远千里,长途奔来,第一个目的地就是火炬八街,从这条网红小街上寻找着时光的记忆,再让记忆的时光奔向那蔚蓝的大海,在大海的壮阔而唯美的交响乐中找到我们全家同频共振的灵魄切合点,让那湛蓝的大海成为我们放飞希望的平台。

我们一家人对海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受舅舅的影响,孙女们对大海更是情有独钟,那海之蓝更是孙女们的自豪和骄傲,走向深蓝大海的舅舅更是她们心中的保护神。每次舅舅出海,拍摄的各种各样大海的照片,那些海天一色,或雄鸡

报晓,或云卷云舒,或残阳似血,大海、蓝天、白云、夕阳在舅舅的镜头中五彩斑斓,那些海天一色的照片,美轮美奂,让两个外甥女产生了无尽的遐想,可是,孩子们哪里知道,照片中自然而安详的大海,其实是波涛汹涌。

火炬八街的海滩是现代与传统完美组合成的网红打卡点,堪称一个经典,我们在那片海滩逗留了不到一个小时的光阴,眼看着夕阳西下就草草地结束了这一景点的游玩,毕竟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广阔的海滩,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经典的海岸,在恋恋不舍中,扫码骑上共享电动车,就在周边海岸线寻找下一个更好的海景。

其实,现在想起来,美与不美都是人的自我感觉。我们匆匆在日落之前想看到更多的风景,可是因为时间紧,只能是走马观花,一目了然,总觉得这两处的海景差不多。海风、海浪虽然很浪漫,真正到了现场,时间长了,也就熟视无睹了,看不到细微的差别,而细微的差别也许就是最具个性的地方,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就像生活,平凡的生活中有许多真善美,生活的美其实是需要细细品味的,认真琢磨的。人生何处不风景!当年火炬八街的美景没有被发现之前,它只不过是威海的一条街,渤海的一个滩,那经典被发现后,成为网红打卡的地方,于是成了著名的景点,人们趋之若鹜,从平凡蜕变成经典,从普通蝶变成网红。人生不亦如此吗?普通时甘守寂寞,成功时勇于担当。无论普通还是成功,不管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是自己最美的风景。

你本是我心中的一尊佛

我如约到了你的船头
你头顶的那朵祥云
带我进行着美好的远航
我想从你的脚下
开始理想的丈量
带上洁白的哈达
和你甘甜的青溪
沿着徽商的足迹
顺流而下
不止千里
不止远方
不再眷恋两岸的青山
不再留恋沿途的风景
不再守着心中的桃花源
开始人生的那趟
远航
你就是我打开世界的那扇门

秀里,好想把你的故事传唱

推开那扇窗的时候
才看到你那窈窕的身材
天青色在等雨
而我在等你
我终于在初夏的季风中
等到了你的温柔
青苔疯狂地生长
是否会留下你轻慢的步伐
江南的空气
总是有点酒香
带着你诱人的体香
让我醉倒在那个大大浴场
总想找到
古戏台前的那次盛装
好想把你的故事传唱

平桥老街

我爱故乡平桥,是从爱上平桥老街开始的。平桥老街位于平桥集镇的西南方。当年的平桥老街拥有一般集镇所没有的饭店、邮局、银行、轮船站等配套设施,极大地方便了镇上居民,也吸引了周边乡镇的人,成为繁华集镇。

平桥老街沧桑的砖墙上残留着那些充满激情的口号,历史的记忆与这些岁月里的口号标语构成了我记忆的延续。难以忘怀平桥的人和事,难以忘记平桥轮船站台阶上的青苔和平桥饭店那一勺豆腐的热气,难以忘却傲立在运河岸边的孤独树,还有那些居民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挑水的哑巴和做豆腐的老管,裁缝店里的老汪和称店的老任。这些平桥老街上的小人物,凭借精湛的手艺,养活了全家,撑起了平桥老街上的各行各业。这些平凡而朴素的人们是平桥老街的人文记忆,他们做的平凡而细小的事情或许会成为我们永恒的记忆。

儿时的平桥老街,傍依风光旖旎的京杭大运河,一条幽长古远的驿道连接南北,原生居民在这条老街上繁衍生息。我印象中的平桥老街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平桥老街,所谓“枕堤跨河,村落市肆两相映带,田畴沃美,帆樯络绎,亦淮甸之门户”,那才是真正的平桥老街。实际上,平桥老街是沿着运河大堤自然而成的一条街道。所谓街亦即路,就是那条古驿道,也就是后来的淮扬公路,现在的省道237;所谓路亦即街,那条古驿道就是平桥街。20世纪50年代,大运河改造,将沿运河堤而建的平桥街整体向东搬迁了50米,古道两侧不再有店面和门市,顺着运河平行的方向南北又新建了一条街道,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平桥老街了。直至我上班的时候,我每每从运河大堤上走过,还能看到背水面的堆坡上有很多的民居。那些低矮的房屋沿坡而建,鳞次栉比,参差的屋檐仿佛告诉我那里曾经的繁华,蜿蜒的街巷就是普通人家的人生之路。在传说南庵到北庵,相距三里三的羊肠街道上,影剧院、邮政局、银行、食品站、轮船站、供销社、饭店这些单位错落在老街的巷陌之中。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名噪一时的单位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那些国营集体企业,随着职能和业务的变化,市场的调节,令人刮目相看的单位,有的被市场经济所淘汰,有的在进一步地优化,发生了脱胎换骨地变化。时过境迁后的这些单位的建筑还长期在风雨中守护着它们的旧时光,顽强地支撑着曾经的老面孔,有的破败不堪,风雨飘摇,风景不再依旧,但是,从它们的面孔中可以找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感覺,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最怀旧的记忆。

我初识了一位下放的老知青。回城多年的他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精神矍铄。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了从平桥最东面的陆桥村到平桥供销社购买化肥的那档事情。看到以后,让我热泪盈眶。那段岁月磨掉了青春的棱角,磨炼了坚强的意志。在饥饿中的一次次失败与成功都成为一段历史。遗憾的是供销社连农资大院都因水源地拆迁了,再也找不到老知青笔下的那个农资大院了,更无法找到当年刁难他们的那位老职工。平桥集镇当年的羊肠街道上还真是一片繁荣景象,赶集的人们来来往往,他们从乡下肩扛担挑着他们生产的各式土特产,到集市上出售,再凭着票证买回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本来街道就很狭小,赶集的人多了,自然就显得拥挤不堪,摩肩接踵,一派热闹非凡景象。

印象中的平桥老街渐行渐远,曾经的繁华之地,几经变迁,只留下历史的沧桑,而这个昔日的淮甸门户,越来越撩拨我锈迹斑斑的心,也许是我真的老了,总是处于回忆与憧憬之中。面对滔滔不绝逝者如斯的运河之水,两岸的稻花香气馥郁,生机盎然,现代化的建筑映入眼帘,现代化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与几十年前的平桥老街场景形成强烈的反差,视觉的冲击力越来越大,这种反差越大,越是引起我对当年老街的回忆。当年平桥老街上的场景一次又一次走进我灵魂深处,让我打开心扉,行走在那段早已被历史尘封的百年台阶上,拾起儿时的记忆,重温那些曾经的往事,真是不由人感慨万千。

当年平桥老街上的影剧院就是平桥人的精神家园。平桥人天生的那些文艺细胞被激活,文化激情被点燃,民间的淮剧票友更是数目众多,人才济济。不少票友能够如数家珍地说出淮剧的一、二、三,从唱腔到做功,从文戏到武戏,从服装到道具,总是很认真很讲究很到位地进行点评,往往这些点评反馈到演员那里,就成为他们再次演出时注意的地方,提高了演员的业务素质。票友间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往往会争得面红耳赤,学术上的争论并不影响兄弟之间的感情,争论完后,一转眼,那几个淮剧迷又跑到一起吆喝起行酒令来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往往显得更加酣畅淋漓,酒逢巅峰再来段《河塘搬兵》,那种韵味悠长就是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平桥老街由于水源地的拆迁,大部分已经拆除,目前,还有一部分的历史建筑残存在那里,坚守着它的初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平桥集镇会更加繁荣昌盛,平桥老街也会焕发新生,叙述着她那让人动容的历史故事。